

涵芬樓古今文鈔

呂景端
書藏

酒樓古今天鈔

卷一
酒樓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八十六目錄

雜記類

記八

七峯草亭記

杭世駿

游唐氏廢園記

茅星來

舟行記

張必剛

徠甯果木記

鐵保

吳公子游祠記

沈德潛

游湖口石鐘山記

周準

鹵簿名物記

陸燿

榆次縣錢侯惠政記

林明倫

重修靈山縣學記

馮敏昌

軍機處題名記 王昶

疊水河觀瀑樓記 王昶

揚子雲亭記 王昶

游珍珠泉記 王昶

記新疆邊防二則 紀昀

方頌椒山居記 姚範

登泰山記 姚鼐

儀鄭堂記 姚鼐

重修石湖范文穆公祠記 姚鼐

遊媚筆泉記 姚鼐

晴雪樓記 姚鼐

安慶府重修儒學記 姚鼐

快雨堂記 姚鼎

峴亭記 姚鼎

遊靈巖記 姚鼎

甯國府重修北樓記 姚鼎

孫忠愍祠記 姚鼎

方正學祠重修建記 姚鼎

重建古紫陽書院記 吳定

紫石泉山房記 吳定

黃婆洞記 盛謨

日新齋記 馮偉

江西新城縣中田廣仁莊記 彭紹升

重修盤門雙忠祠記 彭紹升

紫雲山房雅集圖記 王芭孫

揖峯亭圖記 秦 瀛

河南城守尉廳壁記 呂星垣

霞浦縣先農祠記 朱仕琇

蘭陔愛日圖記 朱仕琇

重遊靈應峯記 朱仕琇

髻亭記 朱仕琇

遊廬山記 惲 敬

吳城令公廟壁記 惲 敬

遊翠微峯記 一惲 敬

遊翠微峯記 二惲 敬

重建東湖書院記 惲 敬

東路記 惲敬

湘潭水利記 張雲璈

遊大小玲瓏山記 楊鳳苞

訪周孝侯讀書臺記 張翼

我宜軒記 周鴻覃

記峨眉松 周鴻覃

損齋記 陳善

福建布政使李君祠記 陳壽祺

遊歙西徐氏園記 王灼

遊欖山記 姚瑩

桐城麻溪姚氏登科記 姚瑩

噶瑪蘭廳異記 姚瑩

餓鄉記 管同

餘霞閣記 管同

遊西陂記 管同

抱膝軒記 管同

商邱濟瀆祠記 管同

遊小盤谷記 梅曾亮

盍山餘霞閣記 梅曾亮

江亭消夏記 梅曾亮

金山寺藏鼎記 梅曾亮

歐氏又一村讀書圖記 梅曾亮

吳淞口驗功記 梅曾亮

光澤縣育嬰堂記 梅曾亮

陳石士學士授經圖記 梅曾亮

謁墓記 梅曾亮

聖哲畫像記 曾國藩

求闕齋記 曾國藩

槐陰書屋圖記 曾國藩

養晦堂記 曾國藩

湘鄉縣賓興堂記 曾國藩

江甯府學記 曾國藩

箴言書院記 曾國藩

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曾國藩

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 曾國藩

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 曾國藩

湘鄉昭忠祠記 曾國藩

金陵楚軍水師昭宗祠記 曾國藩

北堂侍膳圖記 朱琦

得一齋記 吳嘉賓

大岡埠團練公局記 龍啟瑞

新修呂仙亭記 吳敏樹

君山月夜泛舟記 吳敏樹

遊大雲山記 吳敏樹

聽雨樓記 吳敏樹

寬樂廬記 吳敏樹

觀巴黎油畫記 薛福成

湘勇源流記 彭洋中

涵芳樓古今文鈔卷八十六

侯官吳曾祺纂錄

雜記類

記八

七峰草亭記

杭世駿

街南別墅中。修竹盈畝。有石若筍者七。高秀竦擢。掀土而刺天。馬君嶰谷。構草亭以延之。名以七峯。屬予爲記。考之爾雅。釋山之名四十有二。而峯顧不與焉。迹其所爲小而高岑。銳而高嶠。大抵不離乎峯者是。然高則或至數十百里。而卑亦不下數千尺。若茲數石者。非有圓陰之虧蔽。雲嵐之變幻。而目之以峯也何居。大凡山之植體也。類皆坡陀偃蹇。嶮嶭崿峩之變態爲多。而峯則峩然矗峙於莽蒼之中。獨能絕所附麗焉。今試據斯亭而望。俯者如笏。植者如竿。削者如圭。聯者如壁。開戶而揖。若毅夫介士。肅手而却立。啟窗而窺。若高人羽士。拔俗而寡偕。有刻厲

之行。有勁正之節。有廉傑雋岸孤高介特之風範。嶰谷兄弟。尊己而尙志。敬業而樂羣。昕夕翫對。庸以比德。豈復有高下多寡之數。存乎胸中哉。若夫海內奇勝之區。以峯名者日屢。更僕而不可以悉數。推是意以往。德日進而不可已。詎無有其最高者。可以躋陟乎。記云。祭泰山者。必先有事於配林。七峯者。茲其爲配林也與。惜乎吾立言之未峻。不足以發其奧也。

游唐氏廢園記

茅星來

予爲兒童時。每於佳時令節。隨長者游唐氏之園亭。怪石交錯。奇卉列蔭。高樓聳其南。清池流其北。予時尙小。未能盡領其勝。然已頗識其里中第一勝境矣。長者爲予言。唐氏有臨水翁者。竭畢生之力。以爲此園。所費殆不啻億萬計。於今幾已百年矣。噫。豈非常明之季。物力有餘。志得意滿而爲此耶。後予稍長。知讀書爲學。銳意欲追古人而與之並。而苦於質之遲鈍。雖專心致志。猶恐弗逮。而敢復從事游觀。以玩愒時日爲。自是遂不復至唐氏之園矣。歲丙申。予讀書圓義僧舍。去唐

氏園不數步。每出入輒望見荒煙零落。而向之所見爲怪石奇卉。與夫陂池臺榭之勝。何蕩然其無復有存也。竊不勝驚歎。因復至其地。爲徘徊良久。蓋三十餘年之間。而升沈變遷。遂已如此。萬物之無常。而人事之不可知也。予於是重有感焉。夫天下可爲之事甚多。而恆苦於力之不足。力足矣。而不知所以用之。甚且以有用之力。費之於無用。如唐氏之爲此園者。比比皆是也。假使當時以築園亭之費。建爲義莊。則一族之人享之矣。建之社倉。則一鄉之人享之矣。夫旣爲一族一鄉之公有。則雖有子孫欲取而廢之。亦孰得而廢之哉。予之所以歎也。

舟行記

張必剛

陸有車馬。水有舟。皆能達南北路。抵京師。而舟行較車馬稍逸。吾自皖城登舟。沿鳩江。歷采石。至金陵。易舟抵廣陵。再易舟渡淮水。亂黃河。陟直河。衝泃口。挽牐河。宿濟甯。再易舟。越南旺。跨臨清。循衛水。浮交河。泊天津。再易舟。泝白口。止通州。水行凡三四千餘里。地經吳楚齊魯燕。漕經湖牐衛白。必五易舟乃至。其自灤山抵

皖城。凡百里。自通州抵京師。凡四十里。皆乘車鞭馬。提行李。伴從以來。水陸旣皆可達京師。陸行之勞頓。旣不如水逸。而陸行止二千七百餘里。水行多五分之一。遠近迥不同。然而求事之速者。未有不勞。求身之逸者。未有不迂以滯。故莫能得兼焉。然吾之來此。除游憩與羈候。僅一閱月耳。亦不爲不速。其沿途所經歷。自皖城至金陵。水皆東向流。自廣陵至濟甯。水皆南向流。自南旺至天津。皆北流。自白口至通州。又南流。水東流北流皆順。南流皆逆。故自南方來京師。始順次逆。次又順。次又逆。自京師往南方反是。一往來閒。水不能皆順。不能皆逆。對待而交易。本事理之恆。無足怪。而人心則忽欣欣然喜。忽戚戚以憂。君子之自處也。卓然有定宰於中。無妄撼於外。故閱兩岸之景。可以陶性情。覽城池都邑邨落之勝。可以商今古。納朝暮煙雲之變。可以窺元化。坦坦施施。檣帆任其卷舒。順不爲遭時。逆不爲失意。斯曠蕩不役於物。而茫洋以自娛。夫水流無定態者。以風與之迎送。愈多參差矣。何必役役容心爲。或者謂水行厄乎風濤。而陸行無是。然亦有陰雨也。車

馬覆壓以折。患更與舟同。善處之水不必危。不善處之陸不必不危。吾惟不擇物而操其在己。故不以彼易此。

徠甯果木記 鐵保

崑崙踞西域之勝。世傳爲仙人出入之所。嘉樹珍果。萃於其地。徠甯地近崑崙。得其餘氣。多暖而少寒。以故果木之盛。甲於天下。桃杏葡萄。梨棗蘋婆。林檎櫻桃。俱極香美。無論矣。桑椹大可徑寸。色白如玉。味甘如蜜。冰蘋婆尤爲異品。形如內地蘋婆。而瑩然無滓。表裏照澈如水晶。味香烈而極甘。別城無此種。又有所謂甌梔者。似山東木梨而大。香如木瓜。以蜜漬之。甘酸如山查。而香過之。眞異種也。嗚呼。以此珍果。如生于中土。移入神京。必能貢明堂。饗清廟。供上方之饌。擅華林之春。其次亦得爲卿士大夫所共嘗。文人學士所爭賞。乃生於窮荒之地。食之者不知其味。珍品與羊腍同烹。名園與馬櫪爲伍。物之不得其地。至此已極。不大可痛惜乎哉。或曰。八埏之外。人蠹而物靈。山川清淑之氣。多鍾於草木。以補人之不足。是

說也。余姑存而不論云。

吳公子游祠記

沈德潛

吳人之知禮讓。自泰伯採藥荆蠻。端委治民始也。然傳至二十世。風教漸微。王僚姬光之爭國。益以夫差之奢侈。上下相習。浸淫不返。而泰伯遜國之風。亦已衰矣。夫吳之爲國。斷髮文身。本相近魑結之習。而王僚姬光夫差諸君。又復壞亂先德。其不爲上國所不齒者幾何。而至今聲名文物之盛。足與畿輔相比埒者。由子游氏之文學。有以繼泰伯而振興也。嘗按家語史記。孔子弟子。多產東魯。惟子貢衛人。子張陳人。而外子游以南方之人。北學中國。夫衛之視魯。固接壤之邦也。陳在衛南。相去猶未甚遠。而吳則僻處千里外。言語嗜好。不必盡同。苟非信道誠篤。安能脫棄舊俗。奉一無位之人。而與爲依歸。則子游之受教聖門。而能使聖人之道。自北而南者。洵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也已。且夫子游之文學。以習禮自見。非後世辭章之學比也。今讀檀弓上下二篇。當時公卿大夫士庶。凡議禮弗決者。必得子

游之言以爲重輕。故自論小斂戶內大斂東階。以暨陶咏猶舞諸節。其間共一十有四。而其不足於人者。惟縣子汰哉叔氏之一言。則其畢生之合禮者多矣。夫當典禮譌闕之時。幾俛俛乎無所法守。而有人焉。獨能確宗三代典章之遺。則以之式化邦人。宜吳風之舊。一朝轉移。而循習先王之禮教不衰也。然則繼泰伯之讓而功在勾吳者。甯可忘其所自也與。唐開元十一年。封子游爲吳侯。宋政和間。加封丹陽公。淳熙時。改封吳公。侯與公皆以吳名。以公爲吳之常熟人。從其地也。祠建於慶元二年。在縣學講堂東偏。後屢加修飭。不易其地。予惟公之德。能以聖人之道。易勾吳之俗。而其所以易吳之俗者。在於以禮教爲本。而又當君臣爭國。伯主奢侈之餘。能雍容文治。綿延至今。厥功甚偉。故表而著之。使吳人士益知所敬焉。至其生平爲宰之治。取人之明。凡以興禮樂。勵廉隅。化民俗。固聖人所深許。而要不非行於父母之邦者。故略而不書。

游湖口石鐘山記 周 準